

shao nian zhong guo



● 青年文化修养丛书

啊！少年中國

● 卞毓方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中国文部省教科書

おはよう中国

おはよう

中国の太陽

青年文化修养丛书

啊，少年中国

卞毓方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记者的自选新闻作品集，收录了作者在八十年代所写的通讯、游记、散文、特写、杂文等100篇。作者以爱国之忱和敏锐的新闻眼光，讴歌了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的新人新事，发掘出它的深邃含义。并以广州和北京为基本点，着重透视了作为“中国时钟”的王府井大街，文彩感人，笔法练达。

作品对广大读者来说，既有教育意义，又有文学欣赏价值。可供大、专院校新闻系和中文系师生教学和学习写作参考，也适合中学生习作之用。

责任编辑 四 成
封面设计 陶上谷

啊，生国

卞毓方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57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国营射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10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309—00511—2/I·34 定价：5.50元



作者简介

卞毓方，男。

1944年生于江苏省射阳县。

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

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

现为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客座教授、经济日报社主任记者。

悟（代序）

上篇 绿色的火焰

八面人生

拐弯	3
果艳与老人	8
郎平在北师大	12
风雪人间	15
晨雾渐散	19
把太阳留在故土	25

心灵显影

整容	29
心有浪千叠	33
听得见蚂蚁爬行的角色	37

餐桌上的困惑.....	4
诗魂.....	40
八〇八病室.....	51
黄色的火焰.....	56

东瀛鸿爪

列车奔向大阪.....	60
人生、事业、机遇.....	68
一枚硬币.....	71
深海里的鱼族.....	74
午夜寻食记.....	76
胃功能质疑.....	78
民族的雄飞之路.....	80

怪味世界

恼人的歌声.....	82
无名的压迫症.....	85
他人的看法.....	87
地位.....	
迟到的灵感.....	
膺品的身份.....	92
表现.....	93
推陈出新.....	95

奇特的病例	99
一举成名	101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102
“雷击”之后	105
哲学的贫困	107

风铃小作

地火	109
一块大青石	112
一字师	114
啊，教授	116
北戴河海韵	118
王府井大街	122
种子赋	126

灯下寄语

试把年龄减十岁	129
霜叶红于二月花	131
只记录阳光灿烂的时刻	134
高歌迎接命运的挑战	136
攀登之路	140
因知勉行	142
引录要顾及全文	144

人生重要的是要发挥.....	147
理解自己的渺小.....	149
钥匙与友谊.....	151

世说时评

多看几眼.....	154
“不比”和“无比”	157
再谈“不比”和“无比”	159
财富、心态与“无痛癌症”	161
职工订报与国脚输球.....	163
嘴巴解放之后.....	165
白藤湖人的序群学.....	167
征歌门外谈.....	169
向“贫困精神”说声再见.....	172
责哉，修辞立其诚.....	175
县长您慢去扫大街.....	178
“党性帐”与“廉政十法”	181
制止：内宇宙的“森林大火”	184
卡死一点 待看如何.....	186
恢复“无价”的尊严.....	189
现代化与人.....	192
“出国潮”前的逆向唠叨.....	195
体制威于虎.....	198
闲说牢骚.....	201
舒勒博士，您哪一天到中国来？	203

说说“知丑度”	206
“少年中国”说	208
关照如是说	211
“第二次竞争”	213
以计克骚 以规克疑	215
垃圾与国情	218
我之竞争观	220
何智丽与“牺牲精神”	223

人物剪影

他被称为农民政治家	225
一个勇于改革的专员	230
大潮	236
超常组合	241
超级自信	245
创造为乐	248
路断正好展翅飞	251
公民	254
挫折效应	256
思想女侠	258
燃烧	260
企业界的马拉多纳	263
振华风采	269
“华达宝”之宝	273
骆锦星	276

下篇 中 国 时 钟

北京 · 北京 · 北京

中国时钟	282
王府井咏叹调	328
民意代表	378

南国 · 南国 · 南国

仙泉大酒店	395
中流自在行	404
中国新大陆	411
天涯有神州	419
在天空和大地之间（代跋）	428

悟（代序）

京都。龙安寺石庭。眼前是一院碎石，如砂似水，闪烁晶莹，中有三五怪石，嶙峋突兀，若浮岛，若鲸脊。肃然端坐在廊下木阶上，收心涤虑，闭目敛神，刹那间，万象俱无，只剩得上下天光……外加飘荡荡一介小我……据陪同的《先驱者》杂志主编木场先生讲，人至此时此刻，往往能悟出生之真谛。

我竭力屏心静气……

哦，悟到了什么？

不争气！才要入静，蓦地院墙外一声鸟语，又把我从空灵中拉回，漏眼瞧，院那边松柏苍苍，森然如盖；不知怎的，我忽然想到了插花。这是日本特有的一种民间艺术，在车站，在旅馆，在商场，在饭店，皆是随处可见的；那真是精致，别致，匠心独运，超凡脱俗的呢……

合上眼，再度入静——

满口生津。瞥见了啥？玲珑剔透的碗盏，色、香、味、形俱佳的肴馔……是肚子饿了？不，适才饱餐过的。那么——哦，是慨叹那餐具的精巧，是感喟那饭菜的爽心、悦目……

人的思维真是怪，那怕是自己的心路，有时也难以把握，——由饭菜而又忽然想到新宿蔚为壮观的摩天楼群，由大楼又一跃而至旅馆里的彩电、剃须刀、火柴盒，由火柴盒又一下跳到光滑整洁的高速公路……千头万绪，纷至沓来

……挡不住，理还乱……

尘心未能脱净，看来无由悟道。长叹了一口气，干脆睁开双目。眼前一亮，“嘻，是邻座腕上戴的金表——‘精工表’！”

“精工”，在日语里和“成功”同音，是巧合？还是有必然的联系？来不及思索，木场先生就凑近来询问禅机了，我只好含含糊糊地答曰：“建设之道，成功需要精工，精工就能成功……”

上篇 绿色的火焰

八面人生

拐 弯

“叮铃铃……”单车离了中关村，穿行在北大至清华间的小路上。他刚刚结束在美国度过的两年访问学者的岁月，衣着打扮还留有异国的痕迹。他身穿短袖衬衫，配之以褪了色的牛仔裤，鼻梁上神气着一副茶色太阳镜，看上去就象一个郎里郎当的青年，正从商场采购了大批食物回家，只有那鬓边的白发，告诉你他已年届五十。你若跟着走一程，从路人不绝的招呼声中，还会知道他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教授——也许正因为太有名了，所以他坚持不让笔者报出他的家门。为了行文方便起见，我姑且称他为老马——此刻，老马一边蹬车，一边还在思索着“多复变”。这不是他的专业，他来到该领域完全是客串。

小路弯弯，思路也弯弯。

他想到哪儿了？快，快抓住那颗思维的流星！可是，来不及了！“砰！”咋事？“啪！”思维停止活动。一秒，两秒，三秒之后，老马才明白过来，斜刺里冲过来的一辆单

车，撞上了他的前轮，他搁在前面兜里的西红柿、豆角、蘑菇撒了一地。一瓶五星啤酒也趁机“开了花”，白灿灿的泡沫咕嘟咕嘟地往外直冒。

多复变帮不了他的忙，多复变……

“你没长眼睛呀，你——！”

说我老马没长眼睛？是我撞了他，还是他撞了我老马？

“你要撞坏我的东西，老子要你赔！”

老马摘下太阳镜，这才看清了，对方着一袭圆领汗衫，下套劳动布长裤，满头短发正像刺猬的钢针一样根根竖起，只见他弯下腰，从地上捧起一个长方形的纸盒，那里面是一具小型放大镜。

“摔坏没有？”

老马倒主动问起来了，仿佛肇事者本是他。

“表面没坏，没准内里伤了。”对方梗起脖颈：“你会不会骑车，唔？你要不会，一边学学去！”

“嘻，回家老老实实呆着去……”也就那么两三分钟，旁观的人圈了两三层，一致的不恭的目光都射定老马，讥笑声此起彼落。

“真他娘的！”

对方留下火辣辣的一句，推着车走了。他低头收拾起地上的西红柿、豆角、蘑菇，把那个破裂了的啤酒瓶也捡起，扔到路边的垃圾桶里。

回头，围观的人也散了；

他傻呆呆地立着。多复变，多复变，呸！酒洒了，要不要回去再买一瓶？刚才明明是他撞了我，怎么倒变成我撞了他？多复变，多复变，呸！

咦，那具放大镜？

洒酒了，可以重买。放大镜摔了，当然也可以重买。可看对方光景——那衣着，那破车，不象个富裕的角色，再看他那眼神，愠怒中透出浓重的哀愁，老马断定。

“每人都有每人的烦恼”。老马扶着车子，该往东走，他却掉头向西，是去商场？是……？说不清楚，他就那么慢慢悠悠地蹬着……当他瞥见前面的圆领衫拐进另一条小巷，这才恍然大悟，他是要跟上去弄个究竟哩。

他坚定不移地跟上去了。

他莫名其妙地跟上去了。

他拐弯，他也拐弯；他下车，他也下车；他推车进入一个小院，他停车，在小院门外数步远的地方立定了脚跟。

这是两间平房，说是小院，只是在门口七八平方米的区间外，插起了一道枯木朽枝编织的篱笆。清脆地，老马听见，“爸，你回来了。”是女孩的声音。

“蓉，瞧我给你带回什么来了。”

猛抬头，对方看见了立在院门外的老马，脸色刷地变了。

“你？你要干什么？”

老马微笑，极力使自己变得庄重可亲。“我来看看，是否摔破了你的放大镜。”

“爸，来的客人是谁？”

叫蓉的女孩走到门口来了，她睁大了双眼——眼中是一片空虚。

“你？……”对方稍呈迟疑，忽地改作了满面春风，“蓉，是一位在路上遇见的客人。”

“噢！请进，请进！”

老马锁车，大大方方、自然而然地走进左边的小屋：白

粉剥落的墙壁，坑洼不平的地面。这一切老马都并不陌生，仅仅五年之前，他住的也是和这相差不远的宿舍。

落坐。静默。

“老弟，”老马接过女孩递上的热茶，以这两个既使对方安心又不使女孩起疑的字眼打破了尴尬。“你家里几口人？”

“就父女俩，她娘……”吐半截又吞回去了。

望着壁上缠黑纱的照片，老马顿时心一沉。

“咱侄女眼睛咋了？”

“上年底就坏了。唉，医生说是高度散光，要动手术。边说，边起身在房里寻摸。

“今年读几年级？”

“初二。”这回是女孩答话，西面壁上贴有一溜三好学生奖状，老马扫了一眼：“魏蓉，”哦，他姓魏。

“什么时候动手术？”

“医院难得住，没熟人。”他说。

一支烟抖抖地敬过来了。

老马不抽烟，但他还是接了。

老魏给他点火，老马接过打火机，自己点了。

“我说老魏，”老马亲切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侄女治病有啥难处，你就找我，我有几个朋友，都是搞医的。”

原来他认识我？老魏猝然愣了。

老魏大脑的铰链迅速启动，可任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是谁，和他在哪儿曾经相识？

撞车后的一刹那，老魏以为他是哪家的后生子，现在摘下了眼镜，坐在了对面，这才察觉出，原来也和自己一般老了，说不定还要大上几岁。